

好家伙

GOOD
FELLAS

兰晓龙
著

少年的中国没有学校，
他的学校是大地和山川



好家伙

GOOD
FELLAS

兰晓龙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好家伙/兰晓龙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02-012108-3

I. ①好… II. ①兰… III. ①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44384 号

策划编辑 杨 柳

责任编辑 刘 稚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683 千字
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36.25 插页 2

印 数 1—5000

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108-3

定 价 7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《好家伙》 人物表



芦焱

演员：张译

一个充满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青年，无意中成为共产党的“种子”。无尽的追杀逃亡、爱恨情仇，从懵懂到明白，从混沌到透彻，善良犹在，信念更坚。



时光

演员：李晨

一个不知出处的人，屠先生塑造了他，要使他成为未来的自己。他冷静无畏、机敏果决，视人如草芥。所幸心底还残存着一丝温情，在最后一刻唤醒了良知。



青山

演员：杨新鸣

卑微掩护着忠诚，血肉之躯包裹着打不断的钢筋铁骨。肩负使命，他忍受了身心所有的苦与痛，向死而生。无论爱他恨他，都不能不慑服于他那不死的精神。



屠先生

演员：高捷

冷面，冷血，冷酷无情。一九二七年黑色的四月之后，他以极高的效率统合江湖帮会，建立暗流王国。人生最大的败笔，是失去了用心血培育的接班人时光。



芦之苇（若水）

演员：赵志君

老油条，老滑头，老谋深算。曾与屠先生同为党国重臣，失势后虽不能与之匹敌，但也不容小视。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，两个儿子的道路，他却无法左右。



门白

演员：王烈

时光的副手，他能告诉时光他想了解的一切，也向屠先生汇报时光的一切。他看透了时光心中的秘密，时光却不知道，这位多年的同僚，是一粒潜伏的种子。



双车

演员：王双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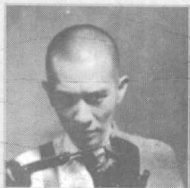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滩的一方老大，屠先生和时光手里的一根拨浪鼓。他从烈焰中救下芦焱一条命，只因为那天是他老娘的忌日。他想要混世界，可不想这世界是日本人的。



岳胜

演员：鲁诺

他从抗日战场上来，用生命保卫党的“种子”。芦焱身边任何危险的阴影都躲不过他的眼睛，而他就像一个没有影子的魔鬼，时刻给敌人致命的打击。



九宫

演员：张殿伦

时光的随从，沉默寡言，内心阴暗。喜欢酷刑，当然是用于别人；当刑法反施于己，他只能发出绝望的哀嚎。直到最后一刻，他的真实身份竟无人知晓。



小欠

演员：李培铭

欠记客店的小老板，若水的忠实亲信。千辛万苦，从遥远的西北荒原奔来上海，得到的却是精神的折磨和肉体的伤痛。最后时刻的觉醒，已不能拯救灵魂。



卞融

演员：瑛子

上海的傲娇小姐，阴差阳错，在荒凉的西北高原开始追逐叫花子般的芦焱。决心之大，攻势之猛，志在必得。两个人，究竟是为利而分，还是为情而合？



薛小家

演员：何杜娟

一个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顺从的女人。不知道若水为什么娶她，不知道时光为什么救她，不知道南京已没有家，更不知道人心有多深，世界有多复杂。

上海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，四一二政变后第三天。

锅炉门轰然打开，白炽的火焰猎猎，它其实离芦焱很远，但在芦焱的眼里，像是他自己就在炉膛之内，火焰之中。

芦焱在发抖，这时候他可以尽管发抖，并不会显得丢人，因为他那些过于严谨的同志，还没有把他称为“同志”——芦焱今年二十二岁，宽裕家境使他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。现在，他正为少不更事、善良和热血付出代价——被绑在这里等死。

其实在这厂房一角被绑缚的人们中，他算是境遇最好的了，他是被绑得最松的一个，甚至还能用被绑在一起的双手抹抹脏污的眼眶。其他的大部分都是一些人形粽子，即使再没有一指的加害，他们中的很多也会窒息而死。

人们或奄奄一息，或默不发声，或念念有词，间或有几个人过来，工人的装束裹着帮会的举止，尽管都戴着白底黑字的工会袖标，但工人不会玩鼻烟壶和珉琅怀表。

“哪一个？”

通常连回答都省了，就挑最靠近他们脚边的一个。锅炉门被打开，白炽的火焰映着浓重如有实体的黑影，一个人形的粽子被填进去，锅炉门关上。没有惨叫，高温会在第一时间冲进张开的嘴里，连声道带呼吸器官一并烧毁。

芦焱早已不去看了，这个灰飞烟灭的程序他已经看了太多遍。他只是个跟着红色找激情、不小心被白刷子狠狠刷到的倒霉小子，他只管发抖，直到被人粗暴地踢了一脚。

“小子，”踢他的中年人有让人信任的脸，“掏我口袋。”

他是被反剪的，同一根绳索卡在喉结上，让他说话也难，但这是个多话的人。

中年人：“我的左边……就是你的右边。小子你是不是左右都分不清才跑这儿来了？天，那是破洞不是口袋，你要掏什么？”

芦焱生气地看了他一瞬，因为他在家里一向是被玩笑的对象。

东西掏出来了，一个小纸包，里面是纽扣大小的一块东西，青不青，黄不黄。

中年人：“送你啦。一个洋人送的，他说革命始自流血，而我不信。”见芦焱不知其所以然，他只好很无趣地揭晓，“毒药啦，小子。如果你不想被那样……”他停

顿了一下，这一瞬锅炉门又一次打开，“……就可以这样。”他好像对自己说，“还得选就不叫完蛋。”

芦焱沉默。没人搞得清这个毛头小子此时会想什么。他又去掏对方的口袋。

中年人：“没啦。如果周全到预备足够自杀的毒药，还会被算计？”他把自己从一个绝不可能舒服的姿势换到稍微舒服点的姿势，这让他看上去有些忧伤，“我害怕。”

说出害怕是一个底线，他越过了底线，所以他哭了。

中年人：“我怕，所以把它给你，这能让我壮胆。把自个儿先点着，就不怕他们把你塞那里边烧掉。”他踢了芦焱一脚，“小子，人本来就是万事的燃料，最好的和最坏的。”

芦焱正想说点什么，一支纳甘左轮的枪管把他的脑袋杵到一边去了。

戴着白底黑字的工会袖标的双车玩着自己刚到手的枪，他神情不定地打量所有人，还不大适应自己的身份。

有人跟他打招呼：“十五爷，在外头待烦啦？”

双车：“烦啦，来找个试枪的。”

他拿枪杵芦焱脑袋时已经挑中他了，他抓着绑在芦焱手上的绳子把他拖了起来，向双车问话的几个人也架起了那个中年人。

芦焱爆发了：“我拿了他东西！”

双车用枪柄打蒙了芦焱，把他的脖子夹在腋下。

芦焱在那只膀臂下窒息，他能看见那个中年人在通往锅炉的过程中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，他全无挣扎，但在宣言。

“如果革命，成于公元一九二七年，那就，连中国的孙子，也要竖起大拇指。现在，他们要预备另一个手指头了。但是我不怕了！”

双车又给了芦焱一枪柄，于是那个笑容成了芦焱在这地狱里看到的最后景象。

双车把芦焱推得撞在墙上，拉到一个抵头射击的距离后却没有射击。他放下枪，再翻手时有了一把刀，他割断绳子。

双车：“滚吧，小子。打杂小厮多的是，你直接走出去，没人管。”

芦焱：“我拿了他的东西……”

双车：“我只不过瞧你最嫩，活下去也是个屁。”

芦焱：“我拿了他的命！”

双车便把枪掏了出来：“我妈死时说，她生了个坏种。可这坏种在她忌日这天总得做件好事。”他晃了晃枪示意芦焱走人，“感她的恩吧。”

芦焱犹豫一下：“我又不认得你妈！我欠他一条命！”

双车的表情变得又难看又复杂。他扣动了扳机。

两天后。上海街面已经清静，帮会和军警还在用小铲子和刷子清除前几天游行留下的标语痕迹，那些痕迹显示着中国曾进入过一个短暂的乐观时代。

一辆垃圾车过来了，穿着号衣的清道夫放下了车把，一副木呆的神情，第一个凑过去的家伙立刻掩住了鼻子：“妈的，粮车三天一趟，拉尸车一天三十趟！”

车里只有小半车的垃圾，芦焱以一个死人才有的僵硬姿势蜷曲在垃圾上，一双眼睛茫然瞪着天空。

在一个弄堂里，清道夫把车停下，拿起铜铃摇了几下，已经没人出来倒垃圾了，他做的事情仿佛只是出于惯性。

但在弄堂里的某个小门出现的人们就绝非惯性了：一小群四月的幸存者，现在是不打算活到五月的复仇者，无论是工是学，现在都是兵的神情。

清道夫开始传递他运送的真正内容：一支手枪、一支古老的单发后膛装填别旦式步枪，几束点火引爆的炸药是稀罕物，冷兵器中竟有十二磅铁锤和套筒式刺刀这样来路不明的东西。

年轻精壮的工人阿卯拿起那柄十二磅铁锤，看着芦焱的眼睛说：“这人不坏，死了还帮我们打掩护。”

清道夫不置可否：“谁知道？捡来的。”

阿卯向芦焱道歉：“没空埋你啦，反正我们随后就到。”

死人赧然，便坐起来复活了：“我……不麻烦了。”

人们讶然。阿卯举起锤子对着清道夫作势虚击。

清道夫：“捡来的啦。他自己跑来说他最会装死。游行时我见过，跑前跑后的可生猛。”又由衷赞叹，“他真是会装死。”

芦焱：“给我枪。”

阿卯取笑地：“哈！”

芦焱：“我要做点事——就不怕啦。”

这个大家倒同意，可枪是不能给他的，阿卯给了他一根尺半长的木条。

芦焱抗议：“他们把我们塞进锅炉烧，你们倒好，也给我木头。”

没人理他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这样的事，也因为清道夫开始做他的战前动员。

清道夫：“大家听着，我们今天都死定了。因为我们要去杀屠先生——那个几天前还是国民党阵营里最得力的同志屠先生，现在，我们叫他阴谋家和叛徒屠先生。因为他，三天前这场屠杀的效率高了至少十倍。因为他的座右铭是，效率即使命。我们死定了。想杀他的人很多，军阀、黑道、政敌、外国人，哪路的都有，可真这么做的人都死定了。我们没有在昨天、前天、大前天被枪打死、斧头砍死、火烧死、水淹死……”他敲打着幸存者们的微笑，“好家伙，能站在这里的家伙，都是这个白色

四月里最幸运的家伙，也是不打算活到五月的家伙——我们只剩这个了……计划不怎么样，就是大家一起上。没组织，组织早被他杀光了，其实也没计划，呐喊和愤怒又何须计划……连稍像样点的人都被屠先生杀光了，所以，你们就跟我这个不像样的上吧。”

他说话时，芦焱悄没声地从垃圾车上下来，阿卯为示安慰，将他手上的木条抽出来一半。那并非木条，而是一柄木柄木鞘的日本短刀，削水果切手指都很好使，要割肚子就不好说了。

但是芦焱觉得不那么受轻忽了。

屠先生来了。国民党建党伊始便与江湖帮会千丝万缕，而屠先生则是将半个中国的地下帮会统合为白色阵营先锋的人。他现在春风得意，人们对新权贵的逢迎多到了他懒得拒绝的地步，于是他的出行由双缸摩托车的小小车队开道和殿后。摩托车声震四野，又名“震骨机”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肃静回避的开道牌。

没人看得见他，大家追随的不如说是那些穿着日式学生装和欧式摩托服的追随者，年轻，冰冷，敏捷，狂热，看人时倒像在研究从哪部分下手能让人断气最快。

一个雷管被塞进玻璃瓶里，再点燃，便是幸存者的手榴弹了。

于是在车队后方的屋宇上出现一个奇观：一个人在坡形的屋脊上奔跑，在半弧形的最好发力点上扔出手上的家伙，让它落入下边的街道。

爆炸。飞溅的玻璃中最倒霉的是那些站在街边行注目礼的家伙，殿后的保镖们也挨了几下，但他们处变不惊，就地放倒摩托车便开始射击。

屋脊上的袭击者再次出现，居然是个女人，她把一块红纱巾系在手臂上，这让她看上去像一面活的旗帜。她又扔出一支燃烧瓶，街道开始燃烧。

车队因此停顿了一下，从摩托车上跳下来的人端着俗称“水连珠”的莫辛式卡宾枪和上了枪托的毛瑟短枪。载着屠先生的轿车开始加速。

一个袭击者从里弄里冲出来，扔下一块钉满铁刺的长木板。他被撞倒，扎在轮胎上的木板被拧成几截。车偏离了车道，蹭着墙壁，降到了小跑也追得上的速度。

清道夫从里弄里冲出来，后面跟着他的同志。他拾起那支长得像矛的别旦步枪，在很近的距离上对司机开了一枪。一个黑衣服家伙从还未停稳的车上跳出来，他像使用自己的手指一样扳动着柯尔特左轮，他第一枪就放倒了正在装弹的清道夫，然后每一枪都有一个人倒下。

突然，别旦步枪上的套筒式刺刀没进了他的小腹，枪仍握在清道夫手上。清道夫有气无力地微笑了一下。黑衣人将最后一发子弹射进清道夫的头颅。

屠先生的八名保镖有七个奔向被截住的轿车，剩下的那名枪手调整了一下标尺，开了准得出奇的一枪，屋脊上的红纱巾不再飘扬，那里腾起一团火焰。

芦焱还在弄堂里等着自己成为下一个，他抖得像是手上握着两把刀。

阿卯倒是不紧不慢，把一束炸药塞在腰间，拿起了锤子，还在芦焱脸上拍了拍。

阿卯：“好好看我怎么死。我死了，你就不怕了。”

他把垂在裤腰上的药捻点着，然后操着锤子冲了出去。

芦焱惊骇地看着那渐渐烧短的引药：“杀屠先生！杀了屠先生！”他声嘶力竭地叫喊，不让自己因惊骇而麻木。然后他冲了出去。

街道上，八个枪手只剩下五个，袭击者倒下的更多，他们知道，对自己这种生手而言，投掷爆炸物更为有效，于是满街飞散燃烧的液体，间杂着雷管与炸药的爆炸。一个枪手半边胳膊燃着熊熊的烈火，仍在有条不紊地射击。阿卯冲出弄堂便几乎和一个枪手撞上，他一锤下去，对方弓在地上抽搐，仿佛虾米。他冲向汽车，铁锤狠砸在引擎盖上，那是个无意义的举动，但近在咫尺的复仇让他成了个狂人。他一定看到车里屠先生了，但那位手臂燃烧的枪手舍死冲上来将他抱住了。在双方的角力中，药捻燃到了尽头。爆炸，他功亏一篑。

芦焱茫然地在烟与火中走着，枪声、爆炸声、“杀屠先生！杀了姓屠的！”的吼声还在响，而浓烟与烈火中看不到活人。他本能地走向那辆轿车，直到一个穿摩托服的家伙出现在他正前方。芦焱几乎是平静地看着他向自己开枪，但对方的枪里已经没有了子弹，只是把一柄空枪砸上了芦焱的额头。芦焱在挨着那一下的同时胡乱地挥刀，在对方的脸上身上划出许多红色的血流。最后他一刀扎进了对方肋下，一具强壮的身体瘫软在轿车的引擎盖上。

芦焱拔出刀。后车门开着，清道夫和左轮枪手都躺在旁边。现在车里的那个人和芦焱之间没有任何障碍了，他看见一双冷淡得稍带厌倦的眼睛和一个黑漆漆的枪口——确切地说是六个，因为屠先生拿的是一支古老的六管手枪。

屠先生的语气平静得很，他已经把所有热情用到正在整个中国进行的杀戮大业上去了：“想杀我的人算你靠得最近，可你拿了把什么破刀？”

芦焱这才注意到自己手中那柄只剩下两寸刀刃的破刀，他舔舔嘴唇：“下一个人一定更近。”

先生叹了口气：“谢谢你们总来看我。”

芦焱：“……什么？”

什么也与他无关了，先生把枪口往上抬了一下。他这一路的人总爱打人脑袋，似乎他们讨厌那玩意儿总产生和他们不一样的思维。但是，这时候，一个燃烧瓶摔在车上，车里车外溅开了燃烧的液体。屠先生躲了一下。

芦焱扑了上去：“杀了姓屠的！杀了姓屠的！”

先生一次次地扣动扳机，但手被芦焱抓着，子弹在车顶上开着小天窗。芦焱手

里只有一把断刀，他猛力扎着先生厚厚的中山装与风衣。

芦焱：“死啊！你死啊！死了那么多人，你怎么还不死？！”

他的喊声介乎愤怒与恳求之间，后来又变成了哀求。而从四月十二日至今，芦焱发现自己第一次在哭泣。

八年以后。

一辆敞篷车在跑马也见不着几匹的荒漠上驰骋，车上是一个西北军的军官和便装年轻人，边车和盘河车。边车是主事，而盘河车是一个相当得力的助手。

边车：“你确认是他？”

盘河车：“我只怀疑。你来确认。”

边车：“四年前见过，在瑞金赤区边沿。这回是西北赤区边沿。”他翻着一张地图，上头红线标画的轨迹混乱如麻，“瞧瞧九年来我们追着他跑了多少地方。此人如拔了翅膀的苍蝇，飞不起来，逃都逃得乱七八糟。唯一可循的，只要有了赤讯，他必设法与赤党会合，却又不得其门而入。我怀疑他是否根本没与赤党搭上线。”

盘河车：“荒唐。”

边车也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：“确实荒唐。一个能伤到屠先生的人怎会是孤魂野鬼。”

盘河车只管自身公务：“疑犯半月前以马霍坡霍四古之名在临潼入征十七军，居然是套上身军皮进赤区封锁剿匪的。我得信时部队都已开拔，真是精怪。”

边车也只好压下话头：“没死的都变得精怪。”

他们远方的黄土沟壑，一名后防哨在向他们打着旗语。两人暗暗舒了一口气，至少他们没丢失目标。

车停在了沟壑的入口，在陪同军官一声“留在原地”的喝令声中，正在穿过沟壑的西北军停了下来。军官自去与带队的交涉，边车盘河车则第一时间投入他们此行的要务。

这支部队士气实在是不高，筋疲力尽，又被烈日晒得头昏眼花，“留在原地”的声尾还未落下，士兵们便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盘河车并不去指出他们的目标，因为那会让人心生警戒。他把目光看着别处，和同伴低语时几乎不动嘴：“就是……”

边车摇手：“别说。我自个儿认出来更加牢靠。”

他的目光自那帮全无行伍之相的士兵身上扫过，童工一般的少年兵、鲁钝木然的青壮兵……他的目光陡然移向一个骡马兵，那是个满面沟壑的半老头子，正蹲在骡子的胯间专注地清理粪蛋。盘河车的冷脸上现出钦佩之色，他往后退了一步，没掏枪，但枪随时可能出现在他的手上。

边车则很戒备地对这马粪蛋一样的半老头子鞠躬施礼：“震惊上海的红先生居然在马屁股下讨生活，真是恍然隔世，恍若他人。”

芦焱茫然地蹲踞着。他混杂地穿着西北军的旧军装和自己的破衣服，那副苍老之相和土到掉渣的西北味足以让他成为另一个人。这来自做作和伪装，也来自逃亡岁月的折磨。总之他绝不像一个三十一岁的壮年，而像五十岁的老人。

芦焱：“甚？娃娃你说甚？”

边车：“先生请起。”

芦焱木然起身，边车掣出一根拥有铅头、勒绳和内藏的锋刃的棒子，用铅头狠捣了芦焱一下，趁着他差点瘫倒的时候用勒绳把他连肩膀带双手向上反绑了。盘河马开始搜身，他手指间夹了片小刀，遇到需要动粗的地方就利落地一刀割开。芦焱身上的零碎落了一地，除了大头兵必备的那些玩意儿，贴身捆扎的两串死面饼子和一个长条的皮水囊也暴露无遗。

盘河车闻一下：“捂臭了，馊了。”

边车微笑：“西北军有饿肚子攒口粮的习惯吗？还是攒来熬隔离区的荒漠？”

芦焱死撑：“有钱也买不到东西，就图个口粮金贵嘞。”可藏在衣领里的地图也被一刀剖了出来。

盘河车看着，嘲笑：“自己画的保安路线图，居然还没走样。”

芦焱：“那甚嘞？”

然后，藏在衣角的毒药——那片九年前的纪念——也握在盘河车的指间。

边车：“随时预备着死？西北军要有这号死士，赤匪进得了西北？”

芦焱已经不再做作。边车放开了手，一支枪滑到手上，瞄着，而盘河车随手打开水囊，一捧水泼到芦焱脸上，清洗出芦焱的本来面目，除了那股子土渣味，芦焱并没比原来年轻多少。

边车叙着旧：“您真老了许多，岁月催人啊。听我的同人说在川贵也发现过您的踪迹，您是不是也来了一趟所谓的长征，走投无路又改道西北了？放心吧，您这就从苦海里挣出来了。赤橙黄绿青蓝紫，我们拿颜色给先生的敌人编号，您是红，名列第一。先生教我们尊重对手，要像敬他一样敬重你们。所以，请吧红先生，从现在起您就是我们的座上贵宾，中国最安全的人。”

芦焱：“就这怎样？就地一枪，脑袋拿走。否则我会跑，我的腿被你们打断过，可我还是跑了。”

边车同情地吁口气：“死也死在往赤区的路上？我很想成全你，可屠先生没放这个话。”

芦焱叹口气，坐下，躺了。

边车哑然：“这算什么？撒泼放赖？我追了您四万华里，传说一样的人物，放

“尊重些好么？”

芦焱悠然：“活命的心早八年就没啦。我就是给你们添些堵，耗掉些力气。”

边车气恼：“那我还不是一呼百应？您觉得被捆成生猪一样扔上车好看么？”

芦焱四仰八叉：“那也是添堵。”

边车一抬手：“来几个力气大的……”

然而并没有一呼百应，西北军的官兵或呆立或呆坐，几乎没动地方，但刚才闲散劲已全然不见。

这时，沟壑之上的一个小土丘崩落了，那只是一块覆在黑漆漆枪体上的泥土色旧布，枪口森森地指着沟壑中的西北军。设伏的红军东一个西一个分布在沟壑两岸，却照顾着每一个射击死角：开打的话必是单方面的屠杀。

芦焱呆呆看着那些穿着他从未见过的军装，却和他想象中一模一样的人。当确信梦境成真，他一骨碌爬起——这时候我们仿佛又看见那个混沌无知的行刺屠先生的青年。

红军指挥官，一个像八年前的芦焱一样年轻的家伙拿着喇叭在喊：“西北军的兄弟们！我们不想跟你们打！都回去吧！告诉我们的同胞，敌人不在西北，把头转过去看，日本鬼子来了！”

边车低声诅咒。见鬼的是居然有个西北军士兵也在喊：“缴枪不杀！缴枪不杀！”然后炫耀地说，“我被他们抓过一次的。”

红军指挥官：“谢谢那位兄弟！不过这回不用缴枪，没了枪你们也不好交代。只要你们原路返回，别对我们开枪！”

这活儿不错——从西北军的士兵脸上瞧得出这意思，他们向后转走出沟壑时尽力压抑着没有欢呼。而一个红军战士从隐匿处蹦了出来，他的手伸向怀里，像要掏出一个手榴弹，实际上他掏出的是一副竹板。这家伙脚底下装了弹簧似的，呱嗒呱嗒地打起竹板欢送他的西北军兄弟回家。

芦焱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，往前挣了一步。盘河车的刀摠在他的动脉上。

芦焱：“屠先生好像要我活着回去？”

犹豫，刀松开了。芦焱奔向他寻觅了九年的队伍。

边车喊：“红先生！”

芦焱回头，边车把那颗毒药扔回了给他，附带一个不怀好意的笑：“先生要记得，您去的地方，我们要去，比您还容易得多。拿着这个，睡得别太踏实，因为我们随时会来。”

芦焱拿着那颗药看了看：“你也转告屠先生一句话。”他把药揣了，“这九年我睡不踏实，跟你们没相干，而是我总在后悔，那天真该有把好刀。”

他甚至做了个鬼脸，拔步去追赶那支红军小队。

红军正策马奔向沟壑外那片广漠而苍黄的无人带，匆匆追赶的芦焱追上了他们的指挥官，气喘吁吁地大叫：“我跟你们走！我要跟你们走！”

红军指挥官：“我明白你的心情……”

芦焱拦在马头前：“你明白个鬼！”

红军指挥官：“可上级的命令是不带走一人一枪。”

芦焱：“我不是他们的人！我也没有枪！……同志，我就是你们！”

红军指挥官：“等等吧，兄弟。等这样不开枪的仗打多了，你们会知道枪该指哪头的，那时你们就是我们！”

芦焱：“……你被晒昏头了吗？！”

红军指挥官不想纠缠，想来也是军令：“后会有期啦，兄弟！”

芦焱：“别他妈跟我喊口号！我也会喊！枪口一致向外！”

红军指挥官嘲笑地看了他一眼：“老子可不光在喊。”他绕开了芦焱，策骑而去，身后黄尘滚滚。

芦焱愣了几秒钟，诅咒道：“天塌下来也不能把你砸开窍！”

他继续追赶那一骑黄尘。

边车和盘河车看着极目处正在散去的奔尘，芦焱是肉眼难辨的一个小黑点。

盘河车：“没粮没水，隔离带上一个没边没际的大沙锅。他会不会死在路上？”

边车明显不信：“一个我们穷九年之功都没逮到的孤魂野鬼？”

盘河车立刻明白了：“保安，撑死能数出两条街。”

边车：“和尚头上的虱子，他明摆在那儿，只要我们想抓。走吧，回去告诉屠先生。”

盘河车：“赤区，于他才是真正的死地。”

芦焱蹒跚在黄土烈日之间，比没粮没水更惨的是他没了衣服，一个只着内衣的人曝晒于烈日之下，便如热锅上的蚂蚁。他挣扎向前，多走一步是一步，但放眼皆是的地平线使他失去了方向。最后他昏然跪倒，伸出双手做出个掬水的动作，一头扎在沙土里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清水徐徐注入芦焱口中。昏沉中的芦焱死死地抓住盛水的土碗，直到喝完最后一滴才睁开眼睛。

喂他水的是个真正的西北老小子，久旱的皮肤仿佛大象皮，混浊的眼睛里好奇绝对超过同情：“你叫马贼劫了？我赌你会死，害我输了两毛五。”

芦焱试探着：“……同志？”

野豆子的爹手一松，芦焱的后脑勺不轻不重地磕在黄土地面上。

“你赔我两毛五！”

几个几乎是光腚的小屁孩在周围玩耍，尘土喧天。

芦焱：“……这儿不是保安？”

豆爹：“保安？你要去保安？喝高了吧？天不收，地不管，这鬼地方叫一棵树！”他收了水碗便走，顺便把正玩得开心的儿子野豆子踹了一溜跟斗。

芦焱绝望地瞧着这一切。一棵树，黄土沟壑中红白交界处的一个小村，小得一眼望到底，却沉积下几千年的绝症：烟、赌、酒的幌子比哪里都夸张地飘着。

土娼花儿，冲他扬扬手上介乎抹布和手帕的东西：“来玩哦！”

芦焱沮丧得想就此睡去。

不过小地方还是有点小人情，昏昏沉沉的芦焱躺在了一个柴草棚里，棚子一面没墙，两面漏风，比驴棚还要糟糕一些。铺边的一碗水已经喝光了，一碗掺和着杂面饽饽和土豆饭的百家饭没怎么动。

两个人从外边冲进棚子，在芦焱未及反应前就把他摁住。一只布袋罩了下来。芦焱剧烈地挣扎，在布袋罩他的嘴之前把那粒毒药递到了嘴边。

来人：“敢吃？吃就打死你！”

芦焱：“开枪啊！老子立马就吃。”

静止。芦焱感受着脑门上的枪口，忽然露出讥消的笑意。

来人：“你很会开玩笑啊，逃了九年的人死于同志的问候，那就玩笑大发了。”

芦焱：“你们就这样问候？”

来人：“你不信我是红，可又怎么确定我是白？”

芦焱建议：“说来试试？”

来人语出惊人：“好吧。屠先生连你的真名都没搞清，只好划给你一个红字，可我知道你叫芦焱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！”

来人：“我还知道你生于一九〇五年，本名芦焱。十四岁时你愣跟你哥芦焱换了名字，因为你不喜欢人生浩淼，只想如火焰炽烧。”

芦焱反倒冷静了：“再多说点？”

来人：“能伤屠先生，定是红色中国极重要的人物——是人都这么想。偏你跟共产党扯不上一毛钱相干，只是白色恐怖时一个过路的，有正义心和激愤，加上阴差阳错——要不要来碗水你把那药吃了？看着怪悬的。”

芦焱让那片毒药离嘴更近了。

来人苦笑一声：“该怎么安顿你这个硬塞来的烫手大山芋呢？”

芦焱听出些蹊跷：“硬塞？我自己找来的。”

来人置若罔闻：“你别再往前了。你一心要去保安，那里正广纳进步青年，屠先生的人扮个进步青年跟玩似的。只是把逮捕变成绑架而已，你藏不住。”

芦焱：“我只是想去红色苏维埃，管他什么安。朝达，夕死，足矣。”

来人：“真是轻狂孟浪。敢情你去那什么安就为蹭顿午饭？那里没啥好吃的。”

芦焱被噎得直瞪眼：“这什么话?!”

来人：“实在话。别再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了，先老实待这儿，等我们想好拿你是烹是炸。你今儿跟老乡通名何思齐，那以后就叫何思齐。”

芦焱：“……何思齐是谁呀?”

来人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——走了。别揭开，枪指着呢。”

摠住他的人松开了，细碎的声音表示着那两人都要离开。

芦焱立刻打算揭布袋：“我怕死吗?”

来人：“那我们绝不会接纳你——喜欢孤魂野鬼吗?”

芦焱犹豫。一个九年中跟耗子都不敢畅所欲言的人会喜欢孤独吗？他决定顶着那个布袋。

芦焱：“握个手行吗?”

那边愣了：“万一我是白呢?”

芦焱：“这会儿我当你是红。”

那边略一犹豫，把手伸了过来：“敢抓着不放，老子宰了你。”

芦焱局促地轻触了一下，立刻不可抑制地握紧了，后来他很想把自己的额头贴上那只手。

芦焱：“……你是八年来我遇见的第一位同志……我常想你们是不是已经被杀绝了……”

那只手奋力抽开，并且随手给了芦焱一个响亮的脑崩儿：“麻出我一身鸡皮来……神经病啊？走了走了!”

芦焱确信两位都走了，他顶着布袋子呆坐。风吹了进来，芦焱扯开了布袋。

芦焱：“你倒是关门哪！缺德玩意儿!”

他话里带着哭音，从握住那缺德玩意儿的手开始，他就一直在哭。

两年后，西安，国民党情报机构。

屠先生的亲信门闩向边车和盘河车宣读屠先生的字谕。

门闩：“……先生谕，西北赤患愈烈，而汝辈一无建树，竟置双十二剧变于后知后觉，又多年要犯未能成擒。两位调任哈密。”

边车和盘河车戳得木桩子一般，他们不光怕屠先生，更怕那位靠了桌子看书的年轻人。

屠先生从来是就事论事，戛然而止，连句以观后效也没有。边车两位，对着这